

卷之六 雜著 一 論學

夫學之於人猶水之於木也木無水則枯人無學則死

故君子必先慎乎學

學之有本有末有方有術

本者心術也方者道術也

心術者所以養心也道術者所以治身也

養心之道莫如敬治身之道莫如廉

敬者心之主宰也廉者身之砥柱也

心術者所以養心也道術者所以治身也

養心之道莫如敬治身之道莫如廉

敬者心之主宰也廉者身之砥柱也

心術者所以養心也道術者所以治身也

養心之道莫如敬治身之道莫如廉

弘簡錄卷一百四十九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

臺諫 宋五之十

劉元瑜

常秩

子立

鄧綰

子洵武

崔公度

李定

鄧潤甫

舒直

董必

崔台符

楊汲

王子韶

謝景

黃履

來之邵

楊畏

大夫

邢恕

子安

蹇周輔

子序辰

賈易

董敦逸

劉拯

郭知章

錢通

石豫左

吳執中

劉炳淵明蔡

管師仁

吳材

許敦仁

劉元瑜字君玉河南人及第為太常博士遷監察御史初言

人惡直醜正范仲淹尹洙余靖歐陽修以非罪斥逐既而與

等相失反擊諫官上言當夏竦擢樞密使召至都門諫臣擁

等相失反擊諫官上言當夏竦擢樞密使召至都門諫臣擁

舊過罷之自此進退大臣以爲已任專許陰私薦延輕薄
館閣彼此唱和互相朋比近除兩府出自聖斷獨此輩以進
不出於已議論紛然前日孫甫薦葉清臣毀丁度效此也又
靖知制誥不宜兼領諫職由是論者指爲奸邪除三司鹽鐵
使以天章閣待制知潭州擅補畫工易元吉爲助教降知隨州
改信義二州歷河中府以左諫議大夫知青州卒

常秩字夷甫潁州汝陰人不第屏居以經術著稱嘉祐中爲潁
州教授平居爲學求自得王回每見與語歆然以爲不及歐陽
修胡宿呂公著王陶沈遘王安石皆稱薦之翕然名重一時治
平中授忠武軍節度推官知長葛縣皆不就神宗卽位三使往
聘又辭及安石變法天下沸騰以爲不便秩在閭閻見所下令
獨以爲是有詔郡縣敦遣遂起詣闕入見帝問以何道得免

於京師對曰法制不立庶民食侯食服侯服此今日大患也
拜右正言直集賢舍人二院管幹國子監遷天章閣待講同修
起居注仍供諫職秩低首抑氣無所建明聞望日損爲時譏笑
自負長於春秋至斥孫復所學爲不近人情著講解數十篇謂
聖人之道皆在於是及安石廢春秋盡諱其學改判太常寺進
寶文閣待制兼侍讀病不能朝提舉中太乙宮判西京留司御
史臺死贈右諫議大夫子立始爲天平推官校書崇文院紹
聖中蔡卞薦爲祕書正字諸王府侍講崇政殿說書召對以爲
諫官曾布欲傾卞貶監酒稅而死
鄧綰字文約成都雙流人舉禮部第一以諂王安石累遷職方
員外郎通判寧州上時政疏十事以爲自宋興百年習安玩愒
當事更化一旦得逢伊呂之佐創立新法民莫不歌舞聖澤以

國體當黜帝亦謂縮賦性姦回斥知虢州移河陽元豐中以集
賢殿學士歷知青州奏言歲大稔斗粟五七錢帝心知僞安令
提舉酌量市價以聞元祐初徙滁州被論而死子洵仁大觀甲
爲尚書右丞洵武字子常登進士調汝陽簿紹聖中歷祕書
正字校書郎國史編修撰神宗史專右蔡卞詆誣宣仁太后尤
切遷起居舍人徽宗初改祕書少監蔡京薦復史職御史陳次
升陳師錫言其父夙昔曲媚安石邪僻姦回以誤先帝今復置
其子太史豈能公心直筆不掩父之惡乎且其人材凡近學問
荒繆不足以污此選不聽遷起居郎時京方居外鎮帝未有意
用之洵武言陛下乃神宗子韓忠彥琦之子先帝行新法時
論其非今忠彥爲相更先帝之法是忠彥能繼父志而陛下
不能必欲繼志述事非相蔡京不可乃作愛莫助之圖以獻

史得罪者姓名以次甄錄使於進退間與凡僚異從之遠人以
理邊地爲名屯兵境上聲言將用師帝命兩河戒嚴河北增修
城守之具綰謂非徒無益且大擾費今當示以強盛則不渝二
國之平平則彼不我疑而我得以遠慮苟先之以畏屈彼或將
力爭則大爲中國之耻帝爲罷命沂州民朱唐告前餘姚縣簿
李逢謀反辭連右羽林大將軍趙世居河中觀察推官徐革詔
綰與知諫院范百祿御史徐禧雜治之獄具世居賜死逢革伏
誅未幾安石去位綰復阿附惠卿及安石復相禧彌縫前迹
發惠卿兄弟强借秀州富民錢置田華亭事又論三司使章惇
協濟朋姦惇惠卿被出遷綰翰林學士仍爲中丞復慮安石失
勢遠去上言宜錄其子堦賜第京師帝以語安石會安石力
薦彭汝礪爲御史對曰綰爲國司直而與宰臣乞恩澤極傷

國體當黜帝亦謂縮賦性姦回斥知虢州移河陽元豐中以集
賢殿學士歷知青州奏言歲大稔斗粟五七錢帝心知僞安令
提舉酌量市價以聞元祐初徙滁州被論而死子洵仁大觀中
爲尚書右丞洵武字子常登進士調汝陽簿紹聖中歷祕書
正字校書郎國史編修撰神宗史專右蔡卞詆誣宣仁太后尤
切遷起居舍人徽宗初改祕書少監蔡京薦復史職御史陳次
升陳師錫言其父夙昔曲媚安石邪僻姦回以誤先帝今復置
其子太史豈能公心直筆不掩父之惡乎且其人材凡近學問
荒繆不足以污此選不聽遷起居郎時京方居外鎮帝未有意
用之洵武言陛下乃神宗子韓忠彥琦之子先帝行新法諸
論其非今忠彥爲相更先帝之法是忠彥能繼父志而陛下
不能必欲繼志述事非相蔡京不可乃作愛莫助之圖以

如史記年表旁列七重別爲左右左曰元豐右曰元祐自
執政侍從臺諫郎官館閣學校各爲一重左序助紹述者以
爲首執政中惟溫益一人其餘若趙挺之范致虛王能甫錢
之屬不過三四而已右序舉朝輔相公卿百執事以百數帝出
以示曾布而揭去爲首姓名布請之帝以京對曰朕因與卿不
同故去之布曰洵武旣與臣所見異臣安敢豫明日改付溫益
欣然奉行於是決意相京進洵武中書舍人給事中兼修哲宗
實錄遷吏部侍郎疏言神宗稽古建官旣正省臺寺監之職易
其空名今在選七階自兩使判官至主簿尉有帶知安州雲夢
縣而爲河東幹當公事者有河中司錄參軍而監楚州鹽場者
有瀛州軍事推官知大名府元城縣充濮州教授者殺亂紛
莫甚於此謂宜造爲新名因而制祿詔悉更之遷刑部尚書

請初出官人兼用刑法試俾知爲吏之方崇寧三年拜右丞中書侍郎坐妖人張懷素連婚黨與出知隨州奉祠復端明殿學士歷遷保大軍節度使未幾知樞密五谿蠻擾邊令倣陝西弓箭手募邊民習知溪洞險易者所司教以戰陣勸以耕牧得勝兵萬人以鎮撫之遷特進少保封莘國公死鄧氏自綰以來世濟其姦而洵武阿二蔡尤甚京之敗亂天下禍源皆自是起焉崔公度字伯易高郵人口吃不能劇談而內絕敏書一閱不忘用父任補三班差使益開戶讀書歐陽修得其所作感山賦以示韓琦上之英宗命付史館改和州防禦推官王安石當國獻熙寧稽古一法百利論安石握手延譽台對延和殿進光祿丞知陽武縣故事當拜尹庭下公度疑尹辱已詣安石訴乃使鄧綰薦爲監察御史未幾遷崇文校書刪定三司令式誦言京官

謁尹非宜安石爲下編勅所更其制加集賢校理知太常禮
公度本起布衣無所持守惟知媚而權貴晝夜造請雖點點見
之不以爲辱嘗從安石之後執其尾故以爲有垢以袍拭之
見者皆笑紹聖間歷兵禮二部郎中直龍圖閣知穎潤宣通四
州而死

李定字資深揚州人少受學安石登進士爲定遠尉忝州判官
熙寧二年孫覺薦名至京謁諫官李常問君從東南來民謂
苗法何如對曰便之無不喜者常曰與朝方共爭是事願勿爲
此言定竟往謁安石曰定但知据實而言不知京師不許安石
大喜謂曰君行且見上盍爲道之立薦對如曩言於是諸言
法不便者皆不聽卽命知諫院宰相言故事無選人卽除諫官
者遂拜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知制誥宋敏求蘇頌李大臨

封還制書皆罷去御史陳薦疏定頃爲涇縣簿聞生母仇氏死匿不爲服詔下江淮運使問狀奏云定嘗以父年老求歸侍養不云持所生母服定自辯言實不知爲仇所生故疑不敢服而以待養解官曾公亮請追行服安石不許改爲崇政殿說書御史林旦薛昌朝言不宜以不孝之人居勸講之地章六七上并論安石於是旦昌朝并罷定亦不自安乞解職以集賢校理檢正中書吏房俄直舍人院通判太常寺加集賢殿修撰知明州元豐初召拜寶文閣待制同知諫院進知制誥爲御史中丞因裏行何正臣擿蘇軾知湖州謝表語以爲侮慢定論軾自黑亭以來作爲文章怨謗君父交通戚里逮赴臺獄窮治會赦竄黃州俄請復六案糾察之職并諸路監司皆得鉤考從之書出東方太史言有兵變帝命宦者視衛士飲食定言一飯不足市恩

適起小人之心乃止或議廢明堂祀帝以訪定言祖宗以來
之有改誰爲此言願治其妄遷翰林學士坐論府界養馬事
實罷知河陽留守南京名爲戶部侍郎哲宗初以龍圖閣學士
知青州移江寧言者爭暴其前過謫居滁州死同正亞字
表新淦人九歲舉童子賜出身復中第元豐中蔡確薦爲御史
裏行因論蘇軾得五品服領三班院會正御史專六察正臣言
幸得備言路以激濁揚清爲職不宜兼治他務神宗善之爲
罷御史兼局加直集賢院擢侍御史知雜事命治韓存寶討
夷無功坐以逗撓誅之還除寶文閣待制知審官東院進吏
侍郎正臣嫚於奉職銓擬多牴牾改刑部侍郎出知潭興宣
而死

鄧潤甫字溫伯建昌人初以字行第進士爲上饒尉調武昌令

熙寧中王安石以潤甫爲編修中書戶房事神宗覽其文除集
賢校理直舍人院改知諫院知制誥同鄧綰張璪治鄭俠獄廷
致其文入馮京王安國丁諷王堯臣罪擢御史中丞上疏言向
者陛下登用賢雋更易百度士徂於見聞蔽於俗學羣起而譏
非之故始焉排斥異論以圖治功然言路反爲壅抑疑議百出
論卹民力則疑其違道干譽論補法度則疑其同乎流俗論斥
人物則疑其訐以爲直故敢言之氣日以挫而天下事變有不
得盡聞其勢當爾今法度已就緒宜有以來天下論議淫辭
行目當屏棄如此則善言不伏而大治可幾也李憲措置熙寧
邊事潤甫率其屬周尹蔡承禧彭汝礪等切諫畧云自唐開場
恩勗魚朝恩程元振吐突承瓘爲將有功則負勢驕恣陵轢公
卿無功則挫損國威爲四國笑今復使憲將兵功之成否未可

預料。然以往事監之。陛下仁聖神武。駕御豪傑。豈可使國中。書中人將兵。自陛下始。後世沿襲視以爲常。進用其徒。以握兵柄。天下之患。將有不可勝言者矣。不聽。又言。熙寧者。令前代帝王陵寢。禁絕樵采。遇郊祀。則勅使致祭。德意遠矣。今興利之臣。不顧大體。許民耕墾。唐昭陵以下。悉見侵刈。剪伐喬木。無有寸遺。願細創議之人。一切如令。從之。遷翰林學士。因治相州獄。與開封府同蔡確陷之。落職。歷知成都。召復翰林。兼掌皇子閣。歲祀。哲宗立。詔勅咸倚。一夕。草制。三十二。進。承旨預修神宗實錄。每喪終。制爲吏部尚書。梁燾論其草蔡確制妄。稱有定策功。出知亳州。閏歲。復召爲端明殿學士。禮部尚書。請郡。知蔡州。移永興軍。紹聖初。召爲兵部尚書。哲宗親政。首陳紹述。拜尚書左丞。章惇議重滿。呂大防劉摯潤甫不以爲然。曰。侯見上當力爭。無何。

暴卒年六十八輟視朝贈開府儀同三司謚安惠

舒亶字信道慈谿人試禮部第一調臨海尉民使指言還後世
亶命斬其人不復卽自起斬之投効去安石當國開而異之御
史張商英亦稱其材用爲審官院簿使熙河括田有績遷授奉
禮郎命逮鄭俠遇諸陳搜得所錄名臣諫草及親朋書悉校姓
名治之擢太子中允提舉兩浙常平元豐初權監察御史裏行
太學官受賂事聞奉詔驗治凡辭語微及者輒株連考竟以多
爲功加集賢校理劾蘇軾詩歌訕議時事又言王詵輩公爲朋
比如盛僑周郊固不足論若司馬光張方平范鎮陳襄劉摯皆
畧能誦說先王之言而所慘如此可置而不誅乎帝覺其言過
但貶軾訛罰光等金未幾同修起居注改知諫院知進雜衛吏
判司農寺超拜給事中權直學士院踰月爲御史中丞建育臺

省凡奏鈔法但置籍錄其事目而尚書省違法不錄。竄奏大臣欺罔及尚書省往取臺中受事籍驗之亦無錄目。竄遽雜他文書送省校定執政復發其欺及前在翰林受厨錢越法三省以聞事下大理吳處厚駁爲自盜帝曰竄自盜爲賊情輕而法重詐爲錄目情重而法輕身爲執法而詐矣若是安可置也。命追兩秩勒停初直在臺舉劾多私氣焰熏灼見者側目。又比歲起獄好以疑似排抵士夫雖坐微罪輒加廢斥至是遠近稱快。十餘年始復通直郎崇寧初知南康軍辰溪蠻叛蔡京使知荆南與董必擅起邊事一切詐誣奏云蠻人款附其實不然陞直龍圖閣進待制暴卒。董必字子彊南陵人嘗謁安石金陵質諸經疑義爲所稱許登進士提舉湖南常平章惇方陷衆君子必乘機劾孔平仲無辜繫訊死者甚衆惇與蔡卞將大誅流人遣

呂升卿往廣東必往廣西察訪哲宗止之曰朕遵祖宗遺訓未嘗敢殺戮大臣其釋勿治然所至猶以慘刻按脅立威爲五事歸奏除工部員外郎舍人郭知章封還詞命詔以付趙挺之給事陳次升復封駁不下於是訟二人爲元祐黨必坐不當訟言官出知江州改湖南轉運判官提點河北刑獄召爲左司員外郎以直龍圖閣代舒亶知荆南乃城通道等六砦置靖州折博市易且移飛山營戍公私煩擾荆人病之進集賢殿修撰顯謨閣待制卒

崔台符字平叔蒲陰人中明法科爲大理詳斷官校試殿帷仁宗賜以盡美二字尋判大理寺王安石定按問欲舉法舉朝以爲非台符獨舉手加額曰數百年誤用刑名今乃得正安石喜其附已用知審刑院判少府監判右諫議大夫遷大理卿時中